方舟集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方舟集卷二十

毛氏詩如例　　宋　李石　撰

詩之有例猶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又鄭子貝規其言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詩之立辭以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之時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依此以為例也由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

情為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裒拾之得一百六

十八篇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大雅

鄭莊公以弟太叔誓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一羮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絶於其兄如春秋則潁谷封人誠有力於莊公為不盡之孝也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誓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
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也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
用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
子之意忠信之責也蘩蘋薄物之可羞薦者牛羊
之不踐洞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頌者詩之盛德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
小仁以禍其國殤公五十年十一戰杜預以兄

終弟及飾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蒙也公子馮不帥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

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女賢淑無子以桓公為子早定其位以明天所建而係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弒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為子莊公又寵

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
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衛人逆知其然知桓公
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為賢不見答故無子
於州吁書為弑君又以殺臣下為詞此春秋微意
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大雅

詩叙狂狡之剌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
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兎三窟之謂也鄭忽以

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戍齊之餼又以班後鄭為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禦福也乃援文王大雅之賦曾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為善自為謀則可謀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執祭仲為奇貨連年於此矣十一年惡曹之盟宋

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為鈌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出奔入然後宋人得以横役鄭人故為折之盟至穀丘之盟凡再盟矣其為會者四曰夫鍾曰闞曰虛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絶而鄭得以小瘳君子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衛惠公播越七年於此

矣魯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衛而納之非天子
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則惠公朔失國以國逆
為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既得入放新君
黔牟放大夫甯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即位君
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者以本之不強而
支之不足自芘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
惡亦不悛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廢絶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為文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為卿此則八世之後敬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齊也有賢霸主為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其色詞於俎豆之間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尚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夷狄爲慮其職猶諸侯覇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夷狄之患日熾齊桓公圖覇之始管仲相之肯置西北之慮於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爲西伯時勞來諸侯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即安以辛受之命爲畏也邪者武王之子孫爲狄所伐覇主之所當憂管仲一言之贊齊桓得以九合

諸侯實發軔於此矣閔公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僖公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前人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於中國以夸耀霸主之威於諸侯也曰次者勉而進之於懐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人之勢方盛齊人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 衛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槩之激於中此

載馳之所為作也許穆公夫人衛女也父母之國為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於禮有不得者父母既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救衛抗狄徒憂之而作况諸侯為伯主而不一動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丘之封文公他日再造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静女之章亦出衛志有不及此

清人　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於授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為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子於論語微發其端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於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譖方其蒲屈之築也申生已游魂新城矣夷吾尚以寘薪爲訴重耳以不校父命幾不免斬袪僅能奔翟然重耳霸業有異於夷吾者其用心大小有間矣士蔿之諫非獨爲蒲屈之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之明乎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大雅

獻公得罪國人雖其諸子親出肺腑如異類也荀息不量力欲保奚齊以一死抗三怨以一嬖敵輔晉之諸侯不狂則愚矣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奚齊之死里克殺之其平生許君宜矣已非社稷之計而又從里克逆謀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之死已非向者許君之志明矣其與溝瀆之經何異大雅白圭之玷非所以責荀息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秦伯之問公孫枝之對惠公求入之情偽盡矣唯重賂以求助則忌克之情見矣秦伯豫防惠公之反噬是以他日重耳霸業而望吏吾非所宜也不識不知者文王所以順天之法不忌克者可以為法矣惠公忌克適足以資呂甥郤芮背秦之謀啟丕鄭賣國於秦以納重耳者天所以開霸圖於晉似有冥數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大雅

齊桓公以鮑叔一言忘其平生之讎舉管仲而用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君臣相信不復有疑雖三代直道不過如是也乃曰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至有廢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知所以絕管晏者果何罪後世以是洗垢吹毛以瑕疵士人者不知吾夫子自管晏以下如子産子西皆有定論管仲以平戎之功辭高就下君子有大雅之賦如吾夫子之意世祀者以其平戎之功可以格神

也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韓之戰秦獲惠公以獲書如俘因無異甚易之詞

也晉以女女秦其資秦德非一也三施不報以負

秦史蘇之占尚何尤乎史蘇能以象數占天之吉

凶而不能變吉凶者以人事召之也僔沓面語而

背相憎疾韓簡所以告惠公惠公不悟以死此豈

非人為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

宋襄公不度德欲以仁義之師圖伯於春秋子魚又以文王降崇侯于因壘之間刑于寡妻及兄弟以太姒為教推此及家邦以無禮責曹而執鄫子殺之如犬豕然果仁義之師乎孔子商人宋商之後也其書曰執宋公以伐宋其亦隱忍為恕詞矣公爵執之而人楚告捷不許夷狄執中國之君也又書諸侯而不書楚猶曰諸侯自釋之此吾夫子

怨於鄉人之詞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召南

諸姬盡於楚人吞噬有日矣非特漢東諸姬憤之中國之人亦共憤之矣楚人日熾隨日削者有由矣楚自武王以來隨絞州蓼欲伐其師有不能得令又叛之如蒙露夜行不免濡衣汚辱之病此君子之重為隨惜召南行路之賦有旨哉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 小雅

王子帶惠王之子也時襄王在位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欲行篡襲頼秦晉伐戎以免子帶因是奔齊齊使仲孫湫欲復之諸侯戍周王室之不靖者至是十年矣富辰力諫襄王以子帶為言協比其鄰以齊為婚姻也兄弟即襄王及帶也王信富辰之言可矣然王子帶介恃夷狄與齊之援勢不兩立王子帶入則天王出居於鄭矣春秋意罪襄王顧匹夫小節以天下之大避其母弟天

子無外而以出為言譏之也王子帶居溫富辰亦
不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
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邾者魯附庸小國也恃宋以抗魯故魯伐之且其
執鄫子以界宋宋殺之於社僖公伐之又伐而取
其須句邾肯忘之遂有升陘之戰內不可言戰言
戰則敗此春秋內諱也臧文仲預以雅頌諷公不

悟大抵魯奔馳大國之郊無歲不兵無歲不役重外輕内其藐邾久矣兕鍪之辱何怪乎

河水逸詩 六月小雅

重耳復國楚秦及狄之功也自楚之秦納之晉二詩之賦可以見其志矣皆子犯趙衰之力也古者享禮賓主賦詩見意其賦全章則以首章為重此杜預之説也然預以河水為逸詩而又以朝宗于海為義則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於詩非逸也六

月則以佐宣王北伐為義以賛重耳復國尊周也

此又賦全章之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小雅

周鄭交惡自入春秋不君不臣胥失之矣周寡恩無御臣之方鄭念德失事君之畧今又以一滑之小而執二王人欲以狄伐鄭者以忿兵加鄭亦胥失之矣小雅常棣召穆公燕族人於東都閔管蔡

而念周公此富辰舉之以戒襄王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自詒伊戚小雅

甚矣子臧之為惡不悛也其兄子華以嬖寵殺身而子臧奔亡宋受其奔反以鷸冠自侈所以殺之者鄭伯鄭伯不自殺使盜誘而殺之何也自詒者自取也國人惡以寵嬖出奔長惡不悛兄死而弟繼之宋鄭不相平又恐其介恃宋人反禍其國不然一冠非法小人之服何足深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

春秋賞罰之權詩者著春秋襃貶所自出其於聖之經則一也是以君子貴之晉文公圖霸之始必有大號令以尊天子令諸侯者此三罪民服雖舜受堯禪誅放四凶以収天下之心不過如是也然帝霸之業所以不同者去取之異也文公始入伐曹衛以地主失禮而以兵伐人不過假公義以復私怨而已旌僖負羈之忠可矣顛頡魏犫同罪異

罰可服人乎祁瞞風于澤亡左旃不登時戮之於軍既敗楚而又殺人可服人乎舟之僑奔亡之餘而俾為戎右濟河先歸輕用之而輕殺之可服人乎君子大雅之賦曰賞曰刑權春秋之法著之於詩者欲以廣霸主之德於天下文予而實不予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國風

父子罪不相及堯舜之仁用此道也郤芮畏偪謀殺晉侯以至焚宮以求晉侯不獲豈自知重耳之

霸哉胥臣但知其子之賢而舉之文公信而用之以縣賞胥臣之舉郤而復命以父之舊邑此霸者盛德事也葑菲下體雖惡無以惡而棄其美此胥臣之說詩者小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大雅

晉負秦曲秦亦念德不忘報之役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三年之間三敗之辱晉則曲矣秦亦未免

以責於晉為貪也故舉芮良夫刺厲王之詩以自警卒得孟明之用雪殽師之恥者以信任孟明為終始而不以兵家之成敗為作輟也若夫汪之役以晉宋陳鄭四卿之貴書曰人者將尊師衆不能舉一秦夷狄之勝中國之恥也而左氏反以人四卿以尊秦不知人四國之卿亦以人秦也風之有隧者君貪闇可乘故無形之風得以入之聽言者悅耳諛詞也誦言者雅正逆耳之言也良而悖之

謂蹇叔也此詩乃人主聽言之法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
萊駒以斬秦囚失職狼瞫代之遂以為右箕之役
先軫黜之以續簡伯代之狼瞫怒其友誘之為亂
不從以未獲死所也竟死于彭衙之師晉襄公得
以幸勝秦師君子不多晉襄公之用狼瞫不罪先
軫之失士而有取於狼瞫者以其不尤其君不信
其友不妄用其勇踐夙昔之言以求死所也君子

以狼瞫為君子舉二詩以證之至比之以文王之怒嗚呼匹夫之勇而有六師止亂之氣其亦勇於義乎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嗟夫秦穆公悔過以不用蹇叔之言孟明自以屢敗不死必復雪其國之深恥以答穆公之知此念爾祖之說晉趙成子所以取之也毋念者念之深也念祖考之德以自修其德晉未可以輕敵也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

臣繼君位為先後義猶父子也僖兄閔弟以兩臣言之則可以兩君言之則義有先後一君一臣不以兄弟也臧文仲之不仁夏父弗忌成之也其曰新鬼大故鬼小此巫祝之見其何以為廟社典禮之官乎仲尼春秋以大事書之何也明其躋僖抑閔失後先之義以時以月以日為謹不及為內諱也

又舉二詩以明其非義曰鯀曰契曰不窋雖無君位猶當以祖禮推配矧僖公以郊禮祖稷魯有禮之可法乎諸姑伯姊亦以先後父子先後之義也杜預謂微子父帝乙鄭桓公父厲王二國不以為不肖肖之與不肖以子肖父乃倒置其意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國風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

聖人立言足以為世重也秦穆公悔過逌吾夫子取

之今之秦誓是也不遠復無祇悔於顔子謂庶幾
近之以其不貳過也子路聞有過則喜不與此也
至於穆公悔違蹇叔之言則録之為誓幾與三王
之誓無異因以成霸功左氏取之蓋吾夫子好之
丘明亦好之三詩者皆君子之意也一人悔過一
人舉善一人効力雖天下受其利可也況一秦之
霸乎

菁菁者莪小雅　嘉樂大雅

及者上及下之詞又為汲汲之詞其一直壓以及為文其一危出以汲為文卒之晉侯自悔二年之無禮又踰年公如晉懼其無禮而改盟公其屢盟之書前之及猶後之及無以異也晉侯賦菁莪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義公賦嘉樂取顯顯令德受禄于天之義然文公降拜賦荅亦兢兢然矣文公二年之冬如晉四年之春飲至告廟不已遲遲其歸乎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女子在塗稱婦卿以國逆之以吾君故尊之也今不書卿而以逆婦為文是無祔姑之禮以其始為不令終之卜曰出姜可也畏天之威以配夫為天也君子謂之曰不允者以不信也不信則不保卒之文公死而歸此其兆也

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大雅

齊桓公之伯力足以尊周而服夷狄也貫之會江

人黄人以蕞爾小國能自通于中國二國者楚之
與國服江黄者斷楚右臂也桓公死楚滅黄以報
宿憾江人所恃以立者以晉爲伯者之可依勢亦
岌岌矣楚伐江晉力欲庇江有不得者至秦穆公
既敵晉霸西戎江人既同盟而楚滅之此霸者之
深恥恥齊晉之不若也降服出次徹膳過禮君子
援大雅之詩者美秦穆公不唯自反已之不能庇
江思其政事以自警也

湛露 彤弓 小雅

衛侯鄭楚之姻親也甯俞衛之忠臣也衛棄同姓之懿婚於夷狄之楚此重耳所以討而分其地賴甯俞以得復國者凡三衛侯被執京師俞納槖饘一也晉欲殺衛侯俞貨醫以薄其酖二也不肯祀相以全成王周公之命祀三也負三大節孔子以為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何也來聘於魯魯衛兄弟非無道之邦杜預遽以不答二詩之賦為愚似未

盡其愚其節在晉楚爭衛之間耳湛露天子燕諸
侯之禮也諸侯敵愾則賜弓矢然後征伐魯人失
賦以欺衛非所以為愚知也
黃鳥秦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秦穆公以三良殉究非穆公之過三良自取之也
桑與棘黃鳥猶知所止而止之今不擇死所而止
於桑棘曾鳥不若也此其與嬖幸何異君子舉大
雅之詩以哀其死罪穆公之用殉似未盡也晉小

臣夢覔晉侯登天晉人亦以為殉亦自取也孟子罪象人而用曰俑象俑猶不可不知三良之殉豈特象俑而已乎

葛藟　周南

宋成公卒穆襄之族以昭公之立因攻之以殺公孫固公孫鄭昭公不平於二族而欲圖之故樂豫以為言而有及於葛藟之詩也昭公不聽自作弗靖以及二族書曰宋人以衆殺為文者惡其首禍

於公以誘成衆人之亂也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曰司寇六卿之去皆公族也樂豫雖有言疑若自為容身故以司馬讓與昭公弟公子卭也卒之六卿和穆襄之族然後公乃安葛藟之芘本根效矣此詩本平王東遷棄其族人故詩以葛藟尋斧枝葉為刺

板之三章大雅

晉人以姑息一婦人之故立靈公靈公不君晉鬼

幾不祀秦師以晉使而來秦晉相讎不靖累歲而先蔑士會之奔皆趙宣子失於聽言昧於託孤禍可勝諱哉板之三章以詢于芻蕘以負薪者之語尚有可採此荀林父以曉先蔑之使秦也士會在秦不見先蔑非特誤其身以其誤國也嗚呼伊尹相太甲立之放之復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古今一人而已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大雅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大雅

楚小宋大其不敵久矣宋聽華御事之言示弱以
納侮勢之必至也夙燧之載何足以辱國君宋公
承命於始而違命於終可乎子舟自以當官而行
是亦牽牛蹊田之說而乃援仲山甫之詩以自文
又曰詭隨罔極者將軍之令一至此乎其恃大國
欺小國聖人所不予也宋人卒殺子舟以雪國恥
曰楚子曰蔡侯以子敵侯狄楚國蔡春秋之微意
宋孔子所生長之國也孟諸宋之大數澤厥貉之

次楚距宋亦不遠矣

鴻鴈小雅 四月小雅 載馳四章鄘風 采薇四章小雅

鄭衛得罪於晉者以恃楚而蔑同姓也魯文公如晉欲因公為根柢以請平於晉公皆成之故明年為新城盟其叙晉趙盾於七國諸侯之下亦以抑趙盾之專晉而喜公能成兩公之託也沓與棐衛鄭二君異地為會然獨鄭伯禮公賦詩也以公子歸生之文故以賦詩答感意也鴻鴈求哀季文子

以同憂答之又以公久在行賦四月爲詞子家又以載馳爲賦以明急欲求助於同姓之國文子賦采薇以許其情宛然賓主之禮形於俎豆酬酢可觀也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齊魯之不睦以邾之爭也趙盾陰制晉侯俾受齊賂扈之盟自陷於無能之地其何以表率諸侯哉謀伐齊者八國諸侯各以爵書魯文公初不與此

書諸侯之盟于扈不唯為內諱其不能終事於齊者亦魯之深恥也齊人又有西鄙之侵以曹之來朝于我又伐之季文子援二詩以明其不畏天道何有於人事哉欺魯之小是欺天也以行賂求免於晉而逞志於魯魯不得已有畏於齊公子遂明年卒盟之始齊侯不及盟卒為郪丘之盟郪丘齊地入其國而盟之不幾要盟乎

人之無良小雅

飲食之人人賤之矣子公之染指嘗黿羊斟不與食羊惸然顏面以敗國事事固有大於此者乎小雅以不遜之詞以為犯上之漸本於飲食以及夫爵祿也不然何至懐一食不與以宿怨殺人乎宋華元之御者耳君子援小雅之賦譏之又曰敗國殄民又曰殘民以逞者以言其怨也甚微其害也甚大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寛

而容衆非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

晉國之禍以靈公其得立者皆天也趙盾初無曲突徙薪之謀於先乃欲圖之於焦頭爛額之後果何及哉二詩皆諫詞也既失於初又安知其終又曰補袞之缺如仲山甫能補過也庸君不悛雖鉏麑之賊有不忍者以盾之不正其始而欲効忠於

終區區全身於狂猘之口而卒不免惡名者人謀不臧天報之也弒君趙穿而史氏書之以為趙盾玆非天乎君子惜其不能越境免禍非其說也此可以為人臣欺天之戒二詩與今說詩大異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逸詩

春秋書許世子弒父不嘗藥也晉趙盾弒君不討賊也皆出史氏直筆孔子採其意以作春秋為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戒防微杜漸非一朝一夕易

之所謂履霜堅冰者早辨之術也然則趙盾逸詩之賦心則知之蓋趙穿自出其族已爲晉卿内不能制之於家又縱之於朝吾夫子曰趙宣子爲法受惡古之良大夫比一語可以贖宣子之罪也於

春秋之書畧不少恕者於以公天下大法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大雅

春秋者聖人直筆詩者聖人雅言皆聖人之經也洩冶書大夫以殺又援詩之大雅以證其死其亦

惜其人之忠而骯髒於淫亂之門也歟紂殺王子比干武王封其墓孔子仁之與微子箕子比其為仁則一也杜預乃以洩冶不為春秋所貴反以孔寧儀行父道楚入陳討賊為能補過失聖人懲勸之義因并正之

文王既勤止 周頌

狄為周患自太王以來有之不獨文王也周公方且膺之東遷之後春秋赤狄最强吞噬衆狄横函

之盟衆狄始服者潞子娶晉之女為甥舅之國幾
於和親也赤狄侵侮齊晉非一日如先穀之不忠
以邲戰之敗往往賣國於狄赤狄日熾欑函之盟
狄之支黨既已翦去赤狄有必滅之勢故欑函之
盟以文王之勤自比者文王事狄不絶慍問成周
室之業也子孫忍忘諸乎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近在五年之後以晉女歸以狄臣千室
賞荀林父者欑函之盟始之也

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頌武曰無競惟烈頌

晉楚爭鄭久矣鄭伯肉袒牽羊以請命於楚人晉人之恥也猶欲救之楚人乘勝為邲之戰以至敗績者晉之自取也荀林父士會本以中上二軍之將初無必戰之意固欲其還先縠以中軍佐不從三師之謀此主令不一必敗之勢也尚何以追鄭於既勝之楚哉然楚人初甚憚之亦屈而求成二詩為諫有取於武王汋武二頌欲回先縠之意而

卒不從遵養以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兼弱攻
昧以成周家無疆之業杜預所釋經意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小雅

晉楚戰陳之形元戎者楚趙旃魏錡二子皆晉之
不得意者怒楚師楚王以左廣親逐趙旃適與荀
林父遇林父親鼓已不知所為氣先敗矣舟中之
指中軍下軍蓋趙括趙嬰齊士季先穀之軍行也
一鼓則狠愎而甚怒再鼓則怯懾而先奔晉軍罷

人三人者同三師果何恃哉十乘元戎以明楚子之以身率人善陳也是役也晉倉皇易師而行是以甚敗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

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周頌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

綏萬邦屢豐年周頌

楚子縣陳定鄭席累勝之氣與晉為邲之戰又幸勝焉楚子自反而知之曰晉罪無所而羣臣侈心

初未知之也如潘黨欲收晉尸以為京觀夫楚狄
也如莊王不幾王者之仁乎詩頌以武王自許豈
潘黨所能以訣悅取媚者七德之賦詩頌武王之
德也其三其六三六之數楚樂歌次序與今詩篇
次不同杜預云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

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必爭之地已不幸矣又有重
不幸者內有怙亂賣國之臣以利自封而求市如

子服者死有餘戮矣子服先入楚師欲分鄭以立

魚臣楚莊王前後滅九縣曰息曰鄧曰弦曰黄曰

夔曰江曰六曰蓼曰庸又曰武王克權使鬬緍尹

之文王縣申息故子服以是生心鄭人殺之君子

以史佚怙亂之語又以詩小雅鬬之言禍亂至此

不晉則鄭果何所歸

陳錫哉周 大雅

周人所以禦夷狄者歷世出一法無有二也狄之

種性所欲於我者太王以來子女玉帛文王不殖
厥問竭力事之是豈有二哉計赤狄者衆狄之長
雄者也潞氏甲氏一姓而異族晉人初以女女之
繼即滅潞氏又滅甲氏服二赤狄於二年之間此
天運闢夷狄盛衰乎不然何其威懐之得術也庸
庸祗祗用可用而敬文王也晉人賞荀林父因及
士貞子蓋士貞子進荀林父故貞子受進賢之賞
陳錫哉周之詩言文王以惠利錫天下無間夷狄

造周家無窮之業其子孫遵用之晉始事狄而終滅之其家法如是也此詩與欑函之盟專以文王為言以明春秋雖亂其禦夷狄之法未之有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

傳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教季康子禦盜之法也穿攻靈公而有桃園之弑賊也靈公使鉏麑殺趙盾不克亦賊也先縠召外狄以禍其國亦賊也士會受繞朝之策遯秦而歸其心蓋知

盜矣一旦以獻狄俘於天子請命於周晉以為中軍將以代荀林父林父方受狄臣千家之賞曾不旋踵士會挾狄俘之寵中權之遷得以攘其政柄豈不欲之賞哉晉盜之奔秦不知士會止盜之術何以感之也戰兢淵冰之戒不善人者果何如人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齊晉與國二伯之流風餘澤未遠也一郤克何足

以煩諸侯哉屈晉求齊出於輕舉雖無婦人其笑
宜矣跛眇之疾豈蕭同叔子之為哉郤克必欲雠
齊以傷人子之心其悖禮害義甚矣原郤子之意
不過欲速取政柄幸士會之老而求代之耳士會
則知之故以詩喜怒為言昔人以喜怒已亂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大雅

質子可也質母可乎郤克幸於一勝矜其豕突之
氣於齊以婦人之笑還以辱人子之母可乎徒言

何益其何以令於諸侯哉齊人援孝子不匱之詩非所施於無類之小人也漢高祖曰吾翁即汝翁必欲烹太公幸分我一杯羮蜀姜維之母曰千頃之地豈計一畝王陵之母伏劍以送使者三人者以私恩害公義令則非其說矣晉人徒言之左丘明徒載其事累說詩者之旨多矣此與潁谷封人

一詩二義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小雅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商頌

先王之命諸侯各有分地物土之宜以修職貢或南或北經界正穀禄平也齊南而晉東也春秋以來大呑小强并弱壤地不明職貢不修晉以葦戰幸於一勝欲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不唯意在無齊其亦無周天子矣夫以紀甗玉磬者罷之從名紀國之寶也地從主人則汶陽之田者魯田也齊以悖取晉亦悖得復以歸魯故魯衛之諫晉侯足為盛德之舉也欲質人母欲併人國徒以空言唱

齊然亦凉薄矣小雅商頌二章皆齊人求哀之詞也故爲爰婁之盟三帥既各受命服既歸郤克自以得意皆以不伐爲功豈亦有所愧耶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

蜀之盟以公會楚人以下十一國于蜀楚之卿至是始列於中國故以公會壓之人其卿而不名以微者告也不欲以夷狄之卿而公爲會也是歲楚共王年十二三强冠之子重與爲陽橋之役以救

齊者以晉楚爭齊也共王之弱不如莊王子重之賢不如子玉故以用衆為安文王以寧者以濟濟之衆也是役也蔡許二君皆弱强冠而行不書者乘楚車失位嗚呼君弱臣强夷狄盛而中國衰一至此乎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

蔡許之君二孺子也强冠之與為蜀之會乘楚人之車如兒弄爾責在師傅之臣不在君也伊尹之

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以任此責二孺子何足道哉朝廷表著之位如山不動君思其尊臣思其卑如是則大雅之詩謂之不懈民賴之以息肩無失其所可也何有於蔡許之君哉君子必援此為賦者以為有位之戒攸所也塈息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周頌

成公即位之年臧孫許及晉侯為赤棘之盟以魯卿而晉侯也乞師以備齊楚鞌之戰因以歸汶陽

之田三年如晉拜田之賜又受荀庚之聘而盟之
矣成公至是欲貳心於楚者恐晉不能終芘之晉
侯亦疑之故不加敬於公季文子因援周頌為賦
者何也盟會者神天之質信也可不敬乎今晉侯
輕易之非所以敬天命也敬人則敬天命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春秋有進夷狄之法聖人嘗以有君許之有戎有
荆楚有秦有狄今又有吳其睥睨陵跨相屬也自

周公膺之征之孔子有取於管仲者取其可以繼周公之志也吳之始入中國也郯因以成其惡何也郯内受魯晉齊邾之師郯已疾矣何敢與吳為抗不得不請吏於吳以申公巫臣之教侵楚近地諸國吳始大矣季文子有賦於小雅之篇哀郯受吳之兵以禮義之國蒙夷狄之侵莫適為主欲號

天告亂有莫獲者不相弔恤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　猶之末

遂是用大諫 大雅

汶陽田魯之分地為齊所侵晉以忿兵不義而取之齊魯以無功而復故疆於晉人之手何也以吳楚為急也楚取鄭吳取郯魯與齊晉同為馬陵之盟其欲歸汶陽田於齊者齊事晉且為吳楚之備也凡田曰取言易也今又曰言許其言而不許其取其言又易於取也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魯不能自有而屬之齊齊又不能有而失之晉晉齊爭以

市道魯人因以俯仰避就于一田之間蓋女晉而
士齊二三之行可恥也謀之未遠人臣當諫之此
大雅之君臣也韓穿之徒何足以責此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君子之於言也必有已信之效故上之人得以信
之此平生之言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
子韓獻子不與楚戰之言此已信之效也且欒子
得政嘗用三子之言以為可信而終身信之不復

有疑侵蔡侵楚侵沈未嘗無獲者以三子之言也君子因取文王之詩以為上之人愷悌樂易以來天下之言而作成之於必信以收其必信之效其言之可從者豈唯三子之言而已哉又非特三國之獲也

韓奕之五章大雅　緑衣之卒章邶風

宋共公之立使華元來聘欲娶魯女以厚為援也納幣來逆宋公無主婚皆華元為之故稱使也衛

晉皆來媵同姓姫也魯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賦大雅韓奕之五章取莫如韓樂穆姜出拜樂詩賦緑衣之卒章取其實獲我心宋魯二姓之好宛然成文婚禮之隆也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姫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逸詩

莒之不量力凡三也以小敵大一也殺貴公子二也恃城無備三也渠丘城莒城二城皆惡鄆又無備

振螳蜋之臂以當楚之車轍十二日而楚克其三
都君子賦詩以為譏絲麻菅蒯絲麻為貴而自棄
於菅蒯之賤也以姬姜之姸而忌其蕉萃之醜也
渠丘而至莒莒而至鄆次敘進兵三日克渠丘三
日克莒三日克鄆十二日而莒國去矣尚敢以不
量力之莒抗大國之楚哉吾夫子删詩止有三百
五篇尚有逸詩如新宮之篇此篇不知其孰風孰
雅要在三百五篇之外夫子之所刪去左丘明傳

春秋與聖人同時豈在未刪之前乎

方舟集卷二十二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中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國風

晉郤至如楚涖盟以宋華元合晉楚之成蓋前此一年矣楚子享以金奏如兩君之禮郤至辭之是矣而子反之意怖晉以一矢之遺幾於蔑晉不可保其終故郤至賦周南之詩以曉之治則武夫與

公侯扞難亂則公侯資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此一詩而始終二章相反治亂之反也是年冬公子罷來報郤至之聘晉侯又與楚子為赤棘之盟是歲魯成公之十二年也至十五年楚果敗盟北師侵鄭衛以擾晉子囊譏子反之語是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小雅

若成叔之敢傲衛君者恃大國之晉也晉受衛奔亡之臣兩見之於衛君廢衛君臣之義衛定公雖

强受之晉厲公獨不自為後日之謀哉郤錡郤犨郤至死而厲公弑天道好還不君不臣之報也小雅兕觥之罰衛甯子蓋知之其以此詩為先見之兆乎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周頌

鄢陵之戰晉勝楚敗楚殺子反此申叔時賦詩已知楚之必敗子反之取死於未然也烝衆也極中也楚人怙衆失其中道子重子反之相惡齊秦狄

三强之已服晉人以勝氣策勲之時也晉用其極
楚失其極北兵家勝負之機周人皇極所由以立
建也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小雅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婦姑尊卑不可紊也穆姜成公之母齊姜則成公
之婦也穆姜為襄公之祖母齊姜則襄公之嫡母
其母則姒氏也襄公即位甫四歲襁褓之託何異

此季文子之憂責主小國疑而成公與其夫人相繼而亡一年間既葬成公又葬其夫人成公五月而葬謂之書順夫人三月而葬恐其不得葬也此大臣憂責未可俱以為非既出速葬則用穆姜喪具以葬齊姜虧姑成婦君子有感於大雅周頌之言也是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謀鄭又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以逼鄭其速葬新君之母似可藉口然亦非禮之正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

祁奚舉善君子有小雅之賦端以父子之故有之則似之無者何似焉祁奚之子則午也羊舌職之子則赤也父有此則子宜有此也詩人之意祁奚以此答晉侯之問可也杜預乃以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得無有未盡乎若夫皦之得舉有國之公道大臣事君以人者要當不以私害公如是而已故君子引書之無偏黨杜預釋以平正無私是矣

中軍尉以其子其偏佐以其黨至公無私者能之

文王大雅 鹿鳴小雅之首 四牡小雅 皇皇者華小雅

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綿也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三者十篇之三舉首篇言之則槩見矣

魯叔孫豹聘晉以襄公初立通嗣君之禮晉侯偃然自高輕藐魯侯僭歌文王樂詩宜穆叔之不敢當也至於鹿鳴之三一則拜二則重拜三則又重拜者以五咨之獲為五善皇皇者華之一詩亦不

細矣不意韓獻子之未曉也詩人以三百之誦使
四方為專對其以此乎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

陳受楚厄非一日諸侯力欲芘之夫以中國之衆諸侯而不能芘一小國之陳於夷狄之楚蓋陳自反覆而楚共王内自弗靖陳不知所擇楚亦不能保陳之去就其殺公子壬夫以貪陳之故也殺壬夫而陳去楚愈速此聖人之意也君子引詩文譏

楚君臣之失援此詩為證以楚八年而殺三卿子
反子申士夫皆賢也集賢之多以定國而又殺之
以逞非周道之正直也局局明察也雖然此逸詩
也不名其風雅所自止以左氏之文而杜預之釋
為據曰逸詩云他倣此例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國風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小雅 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雅
三詩者韓厥長子韓穆子之賦也韓厥以老謝事

欲立穆子穆子以廢疾為辭疾則不可行多露疾則不可親民事以示不欲立也小雅之賦專以韓起為才非已不才廢疾者之比也曰德曰正曰直曰仁以此契神表韓起之三德也厥遂告老晉侯以穆子為仁使之為公族之師曰公族大夫者既長且賢雖疾無害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名南

傳曰懼而思降乃得其階君子有不盡一級者況

君臣之際乎魯衛兄弟國也衛之臣猶魯之臣也令乃以臣抗衡於登階之禮不復思降孫文子敢傲魯則無衛君也故叔孫穆子責之於召南之詩有感焉委蛇者出入公私敬順之容也衛而委蛇何以能免卒之十四年林父逐衛君斯其張本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小雅

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晉之於鄭近在肘腋而力不

足以芘之楚之於鄭長鞭馬腹而陵轢至此者以鄭人內自潰亂羣公子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因弒僖公殺羣公子由是有背晉從楚之心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賦逸詩子展爭之子駟又有小雅之賦明年鄭果受諸侯之兵鄭人改圖未卒歲楚師已至虎牢之境矣虎牢晉地也

摽有梅國風　角弓小雅　彤弓小雅

晉為鄭謀不為不善鄭人終無寧歲者晉黨雖熾

楚競已甚也范宣子來聘告魯欲伐鄭蓋曲在鄭也僖公被弑不討賊一也冒喪侵蔡二也新與晉為邢丘之會三也不唯不能免子囊之師范匄之來晉兵且至矣然魯襄公甫冠十二歲何知焉季孫宿强挾之以如晉范匄行聘意在兵不在聘標有梅者欲魯兵之及時季武子之賦角弓答以兄弟之義遲速唯命武子之賦彤弓以送客宣子答以晉文公受彤弓之賜于襄王其專征世職也是

時晉悼公修文公霸業彤弓之賦君子以為知禮

有力如虎邶風

春秋成人之美者法也叔梁紇聖人之父也因紇而著秦堇父以秦丕兹遊聖人之門二父以勇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君子因著其美者以聖人故也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乃在十年之後或云老郰大夫七十三歲娶徵在生仲尼三歲而父死計其年則紇已六十三歲而尚筋力如此其勇

何也豈聖賢天姿所禀自有異於人乎即詩如虎之賦不獨秦董父杜預釋以二父以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是矣此偪陽之滅也以遂書者春秋著其因柤之會以滅人之國傳以夷俘書者惡其會吳猶曰吳之俘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小雅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小雅

晉悼公自以八年九合諸侯者五年戚又城棣救

陳七年鄟八年邢丘九年戲十年柤伐鄭城虎牢
十一年亳城北以年計之則十一以會計之則七
有一年三合者戚之會與柤之會是也孔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悼公所願效於
齊侯者意欲自比於桓公而以魏絳比管仲也然
管仲不以兵車晉則以兵抗楚伐鄭桓公不受賂
晉乃受鄭人兵車樂師歌鍾女樂自以為樂故魏
絳以小雅之賦規之欲其樂不忘憂也殿天子之

邦尊周也如是則同福祿來遠人可以受便蕃之賜而君臣同樂可也惜夫晉人不悟是年果敗績於櫟以秦人之戰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_{大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_{小雅}

春秋治兵擇將未有如晉悼公之得禮且法所當然而公議所自出也上者蒐簡而求其才下者謙遜而居其位至於無其人則缺之晉悼公之霸業修矣且荀罃士魴之卒繼者難其人士匄辭以伯

游韓起辭以趙武欒黶之佐至於新軍無帥則併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俾欒黶魏絳無其任上下君臣雍容進退粲然可觀雖帝王之舉不過如是況春秋之際乎大小雅二詩之賦取文王幽王為治亂之別治則文王之儀刑亂則幽王之矜伐此君子之言足以為有國馭將之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喪者人之大戚天亦知哀之況於人乎楚共王可

謂賢君矣其死也懲鄢之敗自反其過雖天命有不能揜其平生之善矣乃乘其喪而行暮夜穿窬之舉此養由基逆料未萌三覆設奇吳卒墮其計中庸浦之敗公子黨為獲夫吳自取至此雖以狄攻狄然兵之曲直不可不論君子以不恤天道譏其伐喪宜矣

青蠅 小雅

堲讒殄行雖堯舜不能不震驚於此也且朝以忌

媚致讒如蘇公暴公可也巷伯之倫何有焉以寺人汚腐之質可也夷狄之人何有焉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異氣所稟荒裔絕徼不治之治可也晉人乃剖田食之其納侮有自非我之罪也范宣子乃因向之會而欲執之駒支青蠅之賦取君子以愷悌信讒也既曰愷悌父母之心猶是也伯奇之父曾參之母均此心也於讒不能不惑況他人之心乎

匏有苦葉 邶風

晉侯報櫟之役非其本意何也欒黶之意也晉侯故守境上不進晉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以進者以欒黶之倡也叔向豈不之知幾與叔孫穆子目語故為邶風之賦於涇水之上也匏有苦葉者深厲淺揭於浮沈緩急無必濟之意鄭人則知之子蟜謂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魯莒先濟鄭衛次之叔向不敢違者廹於欒黶强令無如之

何涇上之毒魯莒鄭衞之人實死之既而荀偃欒黶中軍下軍二帥不和一進一退魏絳首鼠從欒黶以待荀偃此何說也哉晉人自謂遷延之役誠是也欒鍼約士鞅同死鍼先死而鞅獨生欒黶誣以殺其弟比士鞅之所以奔秦也嗚呼師惰而將貪惰則觀望貪則擇利兵家之忌也戒之哉

甘崇 名南

欒氏之惡三世矣晉厲之弑書則階之晉政歸之

晉民畏之以其久且專也黶則以虐盈則不足道

仍世下軍之職士鞅乃對秦伯以名伯甘棠之子

孫豈所儗乎名伯之甘棠遺愛也欒氏三世稔惡

也至盈卒為范鞅所讎出奔於楚此豈甘棠之比

與周匹休於八百年之久乎

巧言小雅

衛之君臣相失非特一食之間也獻公猜貳於孫

文子有素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失之不密故文子

得以先事為謀亦疑忌之積也不然臣朝服而君皮冠君臣相從園囿田獵未害其為禮者雖相忘可也孫文子乃悻悻於君懷怒如戚噫亦甚矣至使其子蒯入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麋欲以戚地兆亂亦其不密之失乎文子果以戚地要其君先殺羣公子獻公請盟求和無所不至而卒為所逐獻公奔齊文子猶用兵以敗公徒於阿澤然衛侯所以得歸者子展子鮮籧伯玉皆衛之君

子也蘧伯玉之言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斯言也文子所宜愧也是歲襄公之十五年孔子未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小雅

楚人殺三大夫子反子申壬夫以其欲侵小國伐吳之舉所獲不如所亡故子囊於是得政懲前日之弊救陳伐蔡日惟凛凛也且所以敵楚者吳也晉也陳鄭魯衛實羽翼之共王之喪吳人為庸浦之戰大敗而去吳又報之有皐舟之勝子囊之所

以城郢者以遷都避吳也君子以是賦小雅之章以子囊為忠於君而信於民忠信之臣事君始終子囊兼之矣然楚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漢陽諸姬楚實吞噬而有之乃今為吳所乘附之以晉城郢之遷得之矣子庚代之即公子午也故子囊以城郢為垂死之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周南

子庚代子囊之政其可觀者擇才而任類能而使

各當其職也且自王圻以下其在五服則曰侯甸男采衛五百里一服楚以夷狄進之中國僭稱王矣其官人次敘君子比之周南而有周行之賦蓋勉而進之左氏之書亦聖人春秋之法雖文王能官人不過如是也且令尹執政柄也右尹其貳也大司馬總戎也左右司馬楚軍之左右廣也莫敖以降箴尹連尹宮廄尹粲然有敘君子於是嘉子庚之政以周南之詩比之以明春秋進夷狄之法

不一而足

古詩

詩言志者前乎為帝者之詩也三百五篇者後乎為王者之詩也晉侯與諸侯為溫之宴使大夫舞歌詩杜預釋以歌古詩不知其孰後孰前曰古詩何也無乃三百五篇之類乎且宴者以飲酒為禮有禮則樂隨之詩亦樂也長言之則為歌聲音與人之情偽相通此晉平公新立欲以是通齊楚之

使以魯故執邾莒之君意甚善矣高厚之詩有所不類而荀偃知之不知其詩如何其不類也嗚呼禮樂之中雅道存焉昔人肄業及之何昔人為之而令人不為也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學者其識之

圻父 小雅 鴻雁之卒章 小雅

諸侯各有分地以敵王所愾魯以晉故受齊兵為日既久亦晉之所深憂也況天子所以封諸侯之

分地晉平公新即位欲修悼公霸業率諸侯以尊
周亦必計其撫封之職所當為者前年為溫之宴
高厚逃歸魯人懼而以穆叔聘晉以晉新得諸侯
足以厚芘之也未一年而受齊師者二圍桃圍防
皆魯北鄙之地天子所以封魯而齊之君臣一歲
以兵再至齊侯先之高厚繼之魯之臧堅實死之
其何以為尊王之舉哉圻父鴻雁之賦雖魯人性
命之急又間一歲齊師再至然後晉人為魯會十

國之師圍齊荀偃士匄皆有獲焉亦可以塞前日
二詩之賦也是歲襄公之十八年
黍苗小雅 六月小雅
甚矣晉日驕而魯日屈也十八年報齊資晉以逞
夙憾幸而勝焉季武子如晉拜師平公之享魯使
亦禮之當然者賓主酬酢二詩之賦皆周天子盛
時之禮胡為乎諸侯之庭哉大國益以驕小國益
以屈二詩之意可見矣黍苗者宣子以召伯自比

晉侯六月者李武子以尹吉甫佐天子征伐六月車徒以匡王國至齊靈公卒齊晉復平魯之有求於晉者未已前日李武子欲以林鐘銘魯功者獨不愧於臧武仲之言

載馳四章鄘風

齊人喪君新君方立内難未已也齊畋轍事晉晉受之為大隧之盟晉知有齊不知有魯氣矜矜然矣穆叔乃見范宣子為柯之會見叔向而有載馳

之賦雖控告之急叔向許以爲齊之救者亦料齊人之盟必敗許以承命救助也魯人既城武城明年又預澶淵之盟是盟也齊魯二君同歃是年冬叔老如齊者盟會既絶之久至是復通君子以爲得禮

常棣小雅　魚麗小雅　南山有臺小雅

襄公二年叔孫豹如宋十五年宋向戌報之二十年季武子又如宋報向戌之聘是將約爲明年商

任之盟也宋之所畏者楚與鄭合也宋華元嘗合晉楚之盟矣其於魯也無會不來無盟不與者凡以此也其使人受宋享閒閒然雍容如無事時其禮有足觀吾夫子以為殷禮吾能徵之者茲非其一乎三詩之賦蓋享禮之酬酢也常棣季武子之賦宜家之好如兄弟也宋人悅以重賄宋公享又以魚麗四章備物及時此二詩者季武子酬也南山有臺宋公之賦以厚使人也以季武子之賢不

辱君命以詩專對能為國光輝也其他晉楚爭宋以為成敗自魚石以來謂之宋志者非魯之所敢知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小雅

范與欒讎也欒與羊舌黨也欒氏之禍成於欒祁之淫於外羊舌虎之禍及其兄叔向叔向得因方以幸免不死自適或勸以奔亡叔向因有小雅之賦此雖叔向之知而亦宣子之仁所以得政於晉

也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欒黶逐范鞅而以欒祁之淫逐懐子奔楚懐子范氏甥也羊舌虎之死因及叔向叔虎之兄也無乃罪相及乎此可為宣子惜也不如是何以為春秋之亂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

直哉叔向之為臣也方其在難不肯求救於樂王鮒而伸於祁奚何也以樂王鮒之貪而祁奚賢也樂王鮒面伸情於叔向欲請救之不應遂反陷以

不忘欒氏之親祁奚不待叔向之求救乘急驛而往救之叔向不死祁奚不求德於叔向叔向亦不往謝而朝大雅之賦者叔向之賦言祁之正直非樂王鮒之比也周頌之賦者祁奚之賦有請於宣子言文武以惠訓不倦訓子孫向之德不可忘十世宥之可也嗚呼三代直道庶幾見於二詩之賦乎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大雅

春秋之名節掃地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皆有求賻求車求金求玉求鼎蓋貪淫之俗也甚至裂帶示褊納璧免死者其名節可稱如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晏嬰相齊肉不掩豆鄭之公孫黑肱告老歸邑足以興廉激懦立名節於貪淫之俗也黑肱之言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又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以此為其二三子之囑此君子舉大雅之詩以為善戒也度者法度也不虞者未然也是

時晉楚爭鄭鄭人奔命不暇如黑肱之教子者足
以為世戒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
子產之善為辭令也鄭以小國介乎大國之間所
賴以立者有日矣春秋之諸侯會數則兵煩兵煩
則賦重如晉國之强范宣子為政有所不免者此
子產之書所為作也小雅大雅二詩之賦皆周人
以此為國以此事天以此為基而立其德以此為

心而得其名不間其大國是恃而取重幣於諸侯
也宣子說其言而輕其幣辭令之不可已也如是
夫

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小雅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必俟其改過而後復之衛
獻公以虐得罪國人出奔於齊至是十年今之衛
侯猶昔之衛侯無復悛心也孫文子以一飯之惡
逐之寗子又以一言之許而復之然公孫剽之立

者甯喜也既立剽晉因而定之今又許衎之入廢置不定弑君立君天下其謂之何嗚呼太甲之復歸於亳苟非伊尹則甯喜之弑也甯喜以弑剽書衛侯以國納為文罪在甯氏也太叔儀二詩之賦其先見之明乎不恤其後不令終也以事一人臣節不固二君出入由之也衛侯衎既復甯喜免孫文子以戚名亂動諸侯之兵然書衛侯會夷儀之歲齊人為之城郏當在二十四年乃在二十五年者

起弒剽之張本先經始事之一與魯隱公傳同杜預之釋以為誤妄說也并表出之

嘉樂大雅 蓼蕭小雅 緇衣鄭風 轡之柔矣逸詩 將仲子兮鄭風

孫文子之不臣非特甯喜也文子有怨於晉晉趙武宋向戌因為澶淵之會以疆戚田且以三百人戌守衛侯甘心殺之以名齊晉鄭三國之君甯喜執而衛侯因故齊鄭之請欲免之晉侯享之嘉樂

之賦以周天子令德宜人民福祿足以及諸侯主
盟者之意國景子子展齊鄭之臣相其君以答賦
也一則天子之澤蓼蕭也一則緇衣之賦善善之
功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之貺是矣其意晉以孫
林父故執其君晉肯鬱鬱蒙此名乎故以殺戍之
虐藉口以明不為林父也國子逸詩之賦以寬衛
望晉子展將仲子之賦以衆言可畏晉侯許歸衛
侯者以子展之賦曰儉而壹者以其詩之有諷體

也杜預之釋以歸美晉不及天子過矣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商頌
以人反間此兵家利害也聲子雖用此以勸子木
還伍舉其實利害之急者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
皆楚亡命楚之所棄晉之所收也楚以失士懷殄
瘁之憂湯以賞罰忠厚天命錫之福祿二詩之賦
晉楚用兵利害之決人才去就之分不難見也於

是楚人聽之請伍舉而復之仍使其子逆之伍舉世為楚臣二詩之諷宜矣

相鼠 鄘風

齊慶封以景公即位來聘於魯通嗣君之好也飾其車以自矜耀意在以使命夸魯故孟孫叔孫皆知惡之叔孫謂其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叔孫又與之食不敬夫衣服飲食君子以此觀威儀省禍福也而皆感之獨不為後日奔亡之地哉今日相鼠

之刺他日茅鴟之刺其前後不悛如此夫鄭子臧奔宋而以鷸冠為夸不免維鵜之刺慶封聘魯不免相鼠之刺二詩足以謹君子威儀之戒

草蟲 召南　鶉之賁賁 鄘風　黍苗 小雅　隰桑 小雅　野有蔓草 鄭風　蟋蟀 唐風　桑扈 小雅

五音異聲而求同同則合矣天下之樂猶是也鄭衛之聲樂之淫也欲求其正而不淫者文武之相應君臣之相和孔子語魯太師者用此道也趙孟

於七子之賦者豈知此乎其爲鄭風一也七子異賦不專於鄭志志異則聲不同也而鄭之爲鄭介乎晉楚二强國之間此晉趙孟以盟主强合異爲同此五音之樂謡正相雜矣草蟲以晉爲君子子展也鶉之賁賁自言國君之謡伯有也黍苗比趙孟爲名伯子西也隰桑以見君子爲樂子産也野有蔓草以喜於相遇子太叔也蟋蟀以儉禮自居印段也桑扈以禮文自保公孫段也趙孟皆因以

答其詩之意且鄭伯享趙孟七子以詩相禮是以樂侑食也而伯有獨暴其國之淫樂以娛客此趙孟知良霄之不免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鄭風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

晉楚以兵敵也晉爲盟主趙文子得政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晉既許之因以强令廹諸侯而從之齊秦之大亦從之其餘小國靡然從風無疑矣於是有宋之會凡諸侯之大夫與邾滕曹之君無不

至者大抵春秋有厭兵之實雖弭兵虛文且可息吾民於年歲亦一幸也楚人衷甲入宋彼其君臣肯置晉於度外乎既曰成言又曰齊言亦既信矣乃又有宋之盟乎楚人衷甲不肯履齊秦他國之地則有疑於諸侯間矣諸侯亦有不與盟者弭兵虛名果何恃為久利乎宋左師乃欲以此幸賞命之曰免死之邑以書為請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於是有二詩之賦鄭風司直謂子罕也逸詩知過謂

向戌也此弭兵之舉起於宋向戌趙文子主其事

既醉 大雅

諸侯弭兵息民盛德之舉也宋人之請晉人主盟之賜也雖楚人倔强亦將屈而受盟者周家忠厚之懿有征無戰矣爰自文王以文德傳子孫武王繼代耀德以廣文王之聲初無戰也楚遂罷如晉涖盟報荀盈之聘以弭兵而來晉侯享之賦既醉以晉侯為太平君子如成王之持盈守成偃武修

文不失周家忠厚之懿意不薄矣故叔向知詩旨以能養民許之夫能養民則知政矣楚政將焉歸哉

賦詩

盧蒲氏慶氏皆姜姓也盧蒲癸娶慶舍之女為同姓或人以為譏故有詩斷章之賦說詩章者或三或四或卒皆有其數而所謂斷章者特取其一不責其全矣春秋各以詩見意於享燕之樂者用此

道也說詩者之例可以互用昭然於此雖然此盧蒲癸之厚自文飾其實非周道也傳春秋云質家娶同姓唐杜劉范何韓不容辟也文家娶異姓周人娶子氏姜氏年氏為異姓也昭公之廢禮娶吳女起於盧蒲癸為張本云

茅鴟逸詩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此先飯之祭也設食先飯黍所以辯祭示不敢須刻違仁也慶封何

知馬酣淫貪亂名盧蒲癸而使其子慶舍臣之速死自取其無上之心與崔氏等且其嗜酒迷惑以飾其不仁之實其受叔孫穆子之食氾祭不共固其宜也雖以茅鴟之賦徒强聒之其志不在是客不足責而主人所以曉客者當如是乎茅鴟為逸章其亦相鼠無禮之比乎二詩前後如一意皆出慶封故并列之以為後日殺慶封張本

行潦大雅采蘋采藻召南

行潦名穆公之詩采蘋采藻國風之賦采蘋藻酌行潦之水有齊季女尸之以供祭祀此皆詩人語也魯襄公過鄭鄭伯適出故伯有廷勞魯君不敬夫魯鄭同姓諸侯也所過地主之禮可忽乎嗚呼伯有方嗜酒荒淫其死亡無日矣後二年鄭殺良霄此其張本

式微 邶風

三家之無君復何所顧忌說者謂襄公出葬楚康

王乘國之無人季武子因以取卞乃使公冶問公反誣卞人之叛襄公不難於失卞而難于復入也公賜冶冕服之賞不幾於賞僭乎式微之賦榮成伯之意亦微矣公冶辭邑絶口於季氏亦足以愧季氏無君之心其曰無以冕服斂者竟何益哉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小雅

周靈王死於鄭襄公之二十八年之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之五月公猶在楚會楚康王之葬天王之

葬魯曾不知葬之月日故有缺焉鄭亦以城杞之
役上卿不在子展使印段攝行伯有以為不可子
展由是有小雅之賦其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其
實知有晉楚而不知有王室天子弱而無威諸侯
強以怙衆也傳書魯陳鄭許四國之君與十一國
之大夫皆會楚葬四君至西門外十一國大夫皆
至墓何暇問天子哉杜預言周襄畢於晉楚是矣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 小雅

周平王之戌許母家也晉平公之城杞母家也豈有內虛其國而外治他人之國哉平王以此失王族諸侯晉宜少懲不可效尤也晉乃以盟主自恃偃然坐役諸侯豈復知有周天子哉不知其政駸駸乎六卿之分矣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援小雅之賦譏其輕近族而重遠姻鄰之不協是不鄰也婚姻可知矣是歲晉侯又治杞田其母以司馬女叔侯取貨為怒嗚呼雖王者之後文獻有所不足

終以夷禮自陷其取地亦夷禮之一也

周南召南（國風） 邶鄘衛（國風） 王（國風） 鄭（國風） 齊（國風） 豳（國風） 秦（國風） 魏（國風） 唐（國風） 陳（國風） 鄶（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嗚呼三百五篇之詩孔子刪之子夏定之言則其志也經也歌則其聲也樂也無以逃於一瞬目一歷耳此季札所以傳聖賢之心也是時孔子在孩提之童子夏未生其曰聖賢者堯舜文武周召之

心孔子子夏刪序之意取諸此也美哉者七思深
哉者一廣哉者一至矣哉者一舞樂之美哉者三至
矣哉者一周公之東者二周之舊者一陳淫不君
鄶小不譏後之學詩者蔑以加之矣非特以意逆
志之得也至於二南始基衛之憂王之懼鄭之細
齊之大豳之樂秦之舊魏之可為明主儉而易行
唐則猶有遺民遠有令德陳也鄶也曹也為甚微
小雅為周衰大雅為文王嗚呼孔子子夏之所刪

序聖賢之心學其備矣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淑慎爾止無載爾偽逸詩

春秋書人者微詞也衆詞也爵則微之國則衆之

此法也以其人之大小緩急麗之以法者而書之

宋人以天災人喪有訴於晉晉為主澶淵之會會

者十一國齊魯衛鄭附以曹滕邾莒薛杞小邾人

等大夫也而皆人之槩之於法人且衆矣果何益

於事哉君子責之以信又有二詩之賦以明信之

不可已也且人之所難辦者莫難於義財也晉趙武主會其力可以辦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者之罪罪當在趙武然魯亦不為無責不人而名之曰叔孫豹者是也其他小國自謀不暇役役大國之間何益於恤鄰之義乎大雅者言文王以信上通於天以啟周家忠厚之業逸詩之賦則不順所止輗軏載偽不信而行此二詩之別然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見於詩而曰逸者豈疑乎又曰恭儉惟德無

載爾偽即見於書非詩也

詞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大雅

葬魯襄公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也是月子産相

鄭伯以如晉趙文子老政多偷惰重以襄公之喪

不出見鄭之君臣可乎哉子産舉晉文公之伯以

責之且以銅鞮役民一也盜賊公行二也夭癘不

戒三也其國內不自憂何暇憂魯喪乎士文伯自

以盟主之尊責鄭之君臣者以其壞垣納幣也以

士匄為失詞則子產為善於詞矣趙文子悔悟厚禮鄭之君臣叔向於是有大雅之賦是亦直道公議民事所在非特語言得失也且晉大以欺鄭小慢其君臣外責幣入而內怯壞垣雖曰盟主不能終芘之於齊楚此又出三失之外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衛北宮文子因如楚過鄭其銜命經從意在楚不責鄭以使人之禮也鄭待之其禮有加如聘客一

也用郊勞之詞二也北宮文子因覘國而知鄭子產之政所以免於晉楚之爭衡於鄭者如執熱之得濯因有大雅之賦也竊謂此詩之賦以鄭之人才比熱之得濯也子產知政引類得人印段子羽馮簡子子太叔比北宮文子所知以歸復於衛侯也是時孔子生甫十歲論語所載則文子既童而冠得見子產故有嘉其人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行人子羽修飾東里子產潤色凡四君子也左氏

又廣孔子之意傳之春秋良以聞見之及也然論語所書本得之於魯史所書也并表出之杜預曰仲尼以襄公二十二年生至是年十歲子產已代子皮知政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雅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大雅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邶風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大雅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大雅

楚夷狄也春秋進之於中國爵曰子者班之於五

等諸侯魯晉鄭曹之下而許莒邾之上其亦幸於
超躐矣今乃自王之僭也君子以其夷狄漸被中
國詩書禮義責之北宮文子五詩之賦如責賢者
之備不已過乎令尹子圍無君之心見於顏色者
可望而知北宮文子得其人於未然能審其吉凶
禍福雖神巫之察人肝膽不過如是其曰威儀之
賦者此中國詩書禮義之訓既久猶幸進之以此
也圍自言共王長子圍此其無君之芽孽也卒之

縊殺其君而以疾赴於諸侯北宫文子之言驗于是矣卒章文王順帝之則文王事商紂順天意以事惡人庶幾小國之意哉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大雅

犯上之謂僭害民之謂賊僭賊則幽隱而無信反是則信矣澶淵之會以宋故也以子木之知政猶不免衷甲況令尹圍之果於犯上虐於害良有甚於子木僭賊之尤者文子自以其仁可法則者信

不信之別也其曰不為人下者晉猶欲爭衡於楚也然圍既以不信怙强文子老矣雖曰信可法則自此其小弱哉坎牲加書於牲上恐晉先歃加書牲上其蔑晉甚矣

小旻 小雅

七國之大夫既盟楚公子圍入相與議其後以其為臣而君圖簒逆之不終已兆於容止威儀之僭非特蒲宮二執戈也伯州犂為隱其惡以為假之

寡君鄭之公子羽以為假而不反州犂又譏子羽
以子皙背誕卒之閻既逆弑犂亦為閻所殺何也
大抵小人情偽可敬亦可畏敬者事之以禮也畏
者避之以色也終不可言語譏評此樂王鮒小旻
卒章之賦取喻于暴虎馮河公子羽知其為字而
敬字者慈愛不犯凶人而敬畏之也其餘國大夫
或代憂或樂憂或招憂或無憂而憂皆知不免者
此其善料士與北宫文子同

大明大雅　小宛小雅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

嗚呼犯上之逆臣未有如芊圍之烈者也為楚孽子官則令尹果於犯上如此夫其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不唯蔑趙孟亦以夸晉也其以文王自比者懷無君無父之心駸駸乎逆天意也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其以天之所命深抑其驕大之氣然亦不敢正言其非者圍虎狼也不得不畏而奉之曰此圍得志而楚强趙孟老而晉少懦矣賓主二詩

之意可見褒姒之賦似為巴姬設共王無子而寵巴姬五孽之立適以兆芊圍之禍

瓠葉小雅　鵲巢召南　采蘩召南　野有死麕召南　常棣小雅

昭公元年十一國大夫為會者以楚公子圍娶鄭之公孫段氏女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以會畢過鄭鄭伯兼享之戒者猶曰筮日筮賓先日為戒禮畢然後致享也瓠葉者義取薄物也一獻也子皮不敢乃具五獻者重客也趙孟力辭私請於子産

止受一獻則已畢享禮然後受宴穆叔賦鵲巢以
晉君有國而趙孟以鳩居也采蘩以趙孟不受五獻
之享而受小國之蘩以為信也子皮賦野有死麕者
以喻芊圍新婚印段恐其禍鄭欲託芘於趙孟也
趙孟以常棣答子皮之賦以晉鄭兄弟可以相安
以圍異姓婚姻猶尨之可使無吠故穆叔子皮與
曹大夫興拜曰小國知免者以晉之足以抗楚也
三詩粲然有章曰享曰宴並用賔主有禮學詩學

禮者可以義起矣

無競維人 周頌

莒魯附庸小國也所得分地不多魯以其亂叔弓因取鄆之田務婁瞀胡滅明二子又以大厖常儀靡奔則莒幾空國也春秋書展輿奔吳不書國爵者國非其國爵非其爵至於去疾雖自齊入莒亦以國逆為文者猶曰失地諸侯故名之也展輿以小國不量力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名去疾立之

展輿奔吳君子有周頌之賦以明有國而亡乎人之義

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大雅

右尹子干之奔晉以圍之篡弑也秦伯之子鍼先奔晉以車千乘子干五乘貧富多寡以車數觀之相絶矣叔向使二公子同餼者祿食之秩不害其為同后子意欲以富先子干故以臣與羈齒為愧臣者自比晉之臣羈則寓客也趙文子以為疑叔

向答之以德不以祿德鈞年同則以尊者之國以平日晉待秦楚之序其實皆狄人因以中國禮法分別之也大雅之賦以鰥寡處子干以强禦處后子此一詩二意不可不辨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章　儔